

金

蛇

奴

金蛇奴



I561.45

1547

(3)

金 蛇 奴

巨龙生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辽新登字 3 号

金蛇奴(上中下)

jīn shé nú

巨龙生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吉林市印刷厂印刷

字数:500,000 开本:787×1092^{1/32}印张 25 $\frac{1}{4}$ 插页:15

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—10,000

责任编辑:司马候 插图:潘喜良
封面设计:春宝 责任校对:司马平

ISBN 7-5313-0854-1/I·784

全套定价:13.00 元



(11)高青青仔细一看,那些玉片在宝珠辉映之下,竟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字迹
《玉片揭秘》



(12) 鬼箭老人一手抓住另一条金蛇，急急回身喝道：“还不取鼎？”

《金蛇神鼎》



(13)高青青冷笑道：“饶你不难。你将匕首在自己左颊之上，划个十字，右颊之上划个圆圈……”

(《惊采绝艳》)



(14)司马长存将手一撒，七把长剑分别落入七人之手，乃说道：“你们再用这些剑试试！”

《《七星归位》》



(15)小星星如宝石般嵌在天空,清风吹在脸上,就象情人的手一样温柔
(《红颜恩主》)

第三十六章 菲菲芳踪

高青青暗暗咬牙，忖道：“你说得倒好，难道要我束手就缚不成？”

她心头有数，等鬼箭老人回来，她还有命么？

她暗提了一口真气，准备应敌。

就在此时，葛天律蓦地一声冷笑道：“怎么？高姑娘。”

突然举手一挥，那三个堂主，登时疾冲而上，同时手臂一长，五指如钩，其中两个左右合击，一个直向高青青胸口抓到。

高青青眼见三人来势凶猛，当下身子一缩。

她缩身回避，紧接着双臂猛振，手腕翻处，“轰轰”两掌，有如迅雷惊霆般的疾拍而出。

两股掌风到处，端的凌厉绝伦，石破天惊。

只听那三人各自一声惊呼，三条人影，仿佛断线风筝般，直向外跌了出去。

其中一个功力较高，跌出丈许，强提了一口真气，施展“千斤闸”猛力下沉，总算落下地来。

其余两个，直向墙壁上撞去，撞得头破血流，倒地不起。

这一切只不过瞬息之间的事，高青青自己，也不禁呆了一呆，仍然不敢找葛天津，和长发老怪两人动手。

因她始终不相信，自己是这两个名震武林人物的对手。

但她不找人，别人却要找她。

葛天津和长发老怪两人，虽眼见高青青出手一击，威力无比，同时怔了一怔，但两人互相望了一眼，长发老怪突然发出一声尖啸，向前跨出两步。

啸声过处，五指如钩，直向高青青搂头抓下。

这一抓之势，又快又狠，也自骇人之极。

高青青心知长发老怪武功绝异，并且他那一头长发，正是他对敌的兵刃，所以眼见长发老怪抓来，倒也不敢怠慢，肩头斜处，身子猛地向旁一侧。

原来她直到此时，尚不知自在那藏宝室中所习成的功力，究竟到了什么程度，委实不敢大意。

是以，她迟迟不敢还招。

但她轻轻一侧，却难以控制自己的内力，真气一提，电光石火之间，整个身子，已宛如一股轻烟，飘出了六尺以外。

因而长发老怪的一抓之势，竟然落空。

而且，他看出了高青青的飘闪身法，如此神奇不可思议，当场一呆之下，也不敢再出手抢攻。

高青青更是一怔，暗暗纳罕。她委实料想不到，自己在那宝库之中，仅仅数日时光，难道这短短的数天之中，自己已经脱胎换骨？

阎王笔葛天津，也看出事有蹊跷，他觉得数天不见，高青

青的武功，忽然变得如此之高，实是难以想象之事。

当下，三人一齐呆住。

半晌，长发老怪方始定过神来。两目圆睁，一声怒吼，身形飘动如雷，又向高青青欺攻而至。

显然，他虽看出高青青身法诡异，心中仍然不服。

况且，恁他长发老怪，岂肯折于一个女娃娃之手？

高青青也自觉出，长发老怪这一扑之势，较前更是厉疾，心念电转，明知来者不善，忖道：“反正事已至此，不如放手一搏吧。”

同时她又想到，如果自己已逢奇遇，短短数日，功力竟在长发老怪之上，那么，只怕除了神棋尊者、鬼箭老人之外，再也不必忌惮第三个人了。

她主意打定，更不退缩，当下银牙一咬，身形微矮，迎着长发老怪的来势，双掌疾拍而出。

这一招“双龙抱柱”，提聚了十成的真力。

而对方长发老怪，也是双手齐出，十指箕张，来势之凶猛，也是无以复加，一招“双管齐下”，抓向高青青的左右双肩。

长发老怪的武功，本就十分怪异，单是这一招“双管齐下”，便藏有一种意料不到的变化在内。

若设对方不敢对敌，一闪避开，那便是他的大好机会，他便左手五指，抓住自己的右腕，两手力道集中在右腕之上，立即变招，本是攻向对方的肩，却能在电光石火之间，攻向对方的中路，端的十分神奇。

哪知高青青并不闪避，反而存心硬拼到底。

他怔了一怔，顿觉一股绵绵不竭的大力，迎面冲了过来。

长发老怪乃是武林八大高手之一，自然见多识广，那股大力尚未涌到，他已经觉出有异，连忙定睛看时，只见高青青已经两掌向自己推出。

长发老怪本自不凡，他已看出高青青两掌之力，才一推出，便如此惊人，等她力道使足，一定难以抵挡。

长发老怪究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，绝无就此退缩之理，而且，高青青乃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，长发老怪虽然看出苗头不对，总还存着侥幸之心，以为对方的武功，决不会在自己之上。

因此，就在顷刻之间，他十指一屈一伸，已然变抓为掌，一齐疾推而出。

这一切的变化，只是眨眼工夫，但他双掌推出，与高青青的掌风相接之际，立刻觉出高青青的掌力之强，竟在自己的想象之上。

但是此时，为时已晚。

长发老怪闷吼一声，真气运转，掌力突然加强，有如长江大河，直向前涌撞出来。

一时之间，两人的掌力，荡起一股劲风，轰轰隆隆，狂风陡生，使得站在一旁的阎王笔葛天律，也身不由己，被逼得向后退了五步多远。

他人向后退，耳中便听“砰砰”两声。

定睛看时，只见长发老怪和高青青两人，手掌已然相接。

数日不见，高青青的武功，竟然高过了长发老怪，就恁这

点，阎王笔葛天律哪不惊呢？

虽然长发老怪和高青青两人由合而分之际，他曾隐隐听得有断骨之声，但在当时，他鉴于长发老怪的威名，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，拆断了骨的竟是长发老怪。

高青青看在眼里，更是大感惊讶。

虽然在惊讶中掺杂过分的喜悦，但这份喜悦，也是大大的出了她的意料之外，她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的功力，竟到了如此地步。

她大喜之下，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长吟。

长发老怪和阎王笔葛天律两人，本自呆若木鸡，高青青这一长吟，顿时将两人惊悟，葛天律首先面色大变，一个转身，向门外飞奔而出。

长发老怪一怔，肩头晃动，恶狠狠盯了高青青一眼，也自跟踪奔去。

两人的身法，均是迅快之极，转眼之间，已跑得踪迹不见。

显然，两人俱被高青青惊人的武功所慑，不敢在此久留。

高青青也不追赶，转身回到宝库之中，取了两把明珠，用丝巾包了，揣在怀中，又将那二十一片玉片，小心叠起，负在背上，这才展动身法，向外走去。

出了院落，只见偌大一所大宅之中，冷冷清清，连半个人影也没有了，成了一所空宅。

高青青见此情景，心中便已料定，准是长发老怪断腕之后，和阎王笔葛天律狼狈逃去。众人眼见长发老怪尚且受此重伤，只当大祸临头，自是一哄而散。

她明白了原因之后，心中更是高兴。

大步走出九龙帮总坛，已是黄昏的时分了。

她本来漫无目的，走出大门之后，猛然想道，忖道：“如今既然有此成就，何不回转黑寨，网罗些武林高手，重振门楣？”

同时，她并想到数日之间，自己的武功，便有如此成就，如果回转黑寨，继续研究那二十一片玉片上所记载的武学，假以时日，必有更高的收获。

但走了不远，猛又转念。

她想到一个大对头，鬼箭老人。

她心想回转鄱阳，鬼箭老人准会找上门去。

她自知本身武功突然大进，固然能力挫长发老怪，但绝难和鬼箭老人相提并论，如果鬼箭老人追上鄱阳，自己岂不是又难逃生了么？

一时之间，委决难下。

脑中电转，直向南昌城外走去。

出得城外，天色已是浓黑，猛又一怔，忖道：“鬼箭老人如今不知在什么地方，莫非又去了‘死亡谷’？”

她心知鬼箭老人命自己来到南昌，是为了召阴阳叟去取那“朱雀鼎”，如今阴阳叟业已逃去，自然不是到“死亡谷”去，那么，那座“朱雀鼎”，鬼箭老人是不是已经取到手中？

她想念及此，心中不禁怦然大动。

足见人之欲望，原是永远无止境。

如果在数日之前，有人告诉她，就在数天之内，你武功的成就，可以超过长发老怪，她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。

果若如此，她已是别无所求了。

但如今却又不然，虽然已到此地步，她仍嫌美中不足，希望能比上鬼箭老人，甚至能略胜一筹。

其实，鬼箭老人也是如此，恁他武功之高，可以说登峰造极，但却无时无刻，不想胜过神棋尊者。

欲望永无止境，任何人都是一样。

所以，鬼箭老人想要取得“朱雀鼎”的。

而这时，高青青也想到了“朱雀鼎”。

她还不知“朱雀鼎”的真正用途，信了鬼箭老人之言，以为那“朱雀鼎”中，果然有什么毒瘴。

她心中暗忖：“如今自己的内功，已到了极高的境界，定可轻而易举的将鼎中的毒瘴，用内力逼出，到了那时，不但怕鬼箭老人，连神棋尊者也满不在乎了。”

她想念及此，不禁大是兴奋起来。

何况，纵然胜不过鬼箭老人和神棋尊者，只要能在那两个人鼎中而立，也可以千秋扬足了。

她越想越是得意，觉得那座“朱雀鼎”，对自己而言，委实十分重要。

主意打定，竟向“死亡谷”奔去。

她自武功精进之后，还是首先施展轻功，只觉得真气一提，一个起落之间，便是五六丈远近。

她一路飞纵，一口气奔了数十里之程，连气也不曾喘过一口，当真是神妙之极，无以复加。

她兴致一高，脚步加快。

一直奔到半夜时分，仰视一弯新月如钩，高悬碧空，这才缓下疾奔之势，举目向前望去。

原来她停身之外，正在一座茂密的树林之外。

高青青凝目向林中看去，只见林子里面，全是一片枯黄的落叶。

她心中暗忖：“自己轻功飞纵之术，已到如此境界，不知能否做到踏叶无声的地步，倒是要试上一试。”

念头一转，身形立即拔起，轻飘飘地向林中落去。

树林之中，满是落叶，只要身形着地，势将不可避免踏在枯叶之上。

高青青早有准备，落地之际，猛地一提丹田真气，令得身轻如纸。

当她身子着地，双足踏在枯叶之上，果然是不曾发出半点声响。

她心中大喜，实是非同小可。

因为这一“踏叶无声”的功夫，更比“踏雪无痕”进了一步，她居然到了这种境界，教她如何不喜爱？试想，这些枯叶是何等脆弱之物，平常武功之人，踏上去非碎不可，而枯叶一碎，岂能毫无声响？

由此可知，这“踏叶无声”的功夫，委实非比等闲。

高青青禁不住阵阵高兴，当下再次提气轻身，向前飞纵，转眼之间，业已奔到了林子的中心。

她既不曾发出声响，是以树林子四周的动静，更是听得十分清楚，不论是风声，和鸟声。

正奔行间，忽听传来人语之声。

她心中一动，登时停下身来。

又听一个孩童的口音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想不到白衣姊姊人那么好，长的却那么可怕。”

高青青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白衣姊姊？莫非……”接着她双足一点，向前掠出了丈许。

目光瞥处，原来是俊、丑二童。

两人正席地而坐，俱是一副愁眉不展的神情，那个丑的忽然捶胸叫道：“都是老子不好，都是老子不好。”

俊的那个大声道：“糊涂虫，你疯了么？”

丑的那个道：“一点也不，若不是我们带了袁大哥去见她，她怎会那么伤心。”

高青青一听“白衣姊姊”四字，便想起了菲菲的一身白衣，和那风姿绰约情形来，心中已是怦然而动了。

如今听了“袁大哥”三个字，更已肯定，那准是袁一修无疑，原来她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袁一修。

她对袁一修又恨又爱，连她自己也弄不清楚，究竟是爱多于恨？还是恨多于爱？但无论怎样，袁一修却是她最关心的人。

所以，她一听到两个童子的谈话，便不想离开。

只听那李俊又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糊涂虫，不要胡说八道，白衣姊姊虽然曾经吩咐过我们，不可将她的行踪，告诉袁大哥，但袁大哥的情形，你又不是没有看到，如果我们不帶他去，他恐怕……”

田丑叫道：“恐怕怎样？”